左右扶出

惇大驚昏倒

董貴妃 二皇太子 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

忽見伏皇后

惇至殿門前

急召夏侯惇商議

次日覺糸中

安可救也

目不見物

遂不允

病危必然難逃
孫權西蜀劉備未曾收復孤今
以大事
羣兒皆滅
止有江東
日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矣
貫翊
主簿司馬懿
囑以後事
侍中陳羣
中大夫
自此得病
操召前將軍曹洪乃心腹之人

曹彰勇而無謀
因此不立
四子曹熊多病難保
次子
植熊
爲人虛華少於誠實嗜酒放肆
孤平生所愛第三子
不幸早亡沒於宛城
孤長子曹昂
劉氏所生
今亡
今氏生四子丕彰
丕植
殤汝四人

知說曹操身亡
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下句也
文武百官盡皆舉哀
氣絕而亡壽六十六歲
長嘆一聲痛淚如雨下
勿得怠慢言訖
汝等宜輔佐之各懷忠義之心以圖悠久之計
可任大事
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才智兼全

停於偏殿
官僚掛孝
伏道迎櫬入城
出迎三里
衆將
勒解方息
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
多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
赴鄴郡而來
侯曹植肅懷侯曹熊
報與
太子曹丕
鄴陵侯曹彰臨淄

太子宜登寶位但未得天子詔命
以鎮萬國何但哭泣也
天下震動
當早立嗣君
羣臣曰
王已晏駕
見爲太子中庶子孚厲聲而言曰
何不且議大事
衆視之乃司馬孚也
百官暫止
請太子哀息
忽一人
曰出

指官僚怒曰
則社稷危矣
若等詔命
尚書矯曰
敢亂吾言者

姓陳名矯字季弼見爲兵部
丕視之乃廣陵東陽人也
豈敢造次而行耳

衆官應曰 正欲立太子

汝等 食君祿何不早立太子

今魏王晏駕天下震動

歌曰

衆忻大驚及至問之

忽報華歌自許昌飛馬至

百官悚懼擁丕至殿

劍制下袍袖

二十有餘載矣　天不憖遺一老
弘功茂績光於宇宙朕用捶拱負扆
遂攘除羣兇拓定九州
魏太子丕
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
詔曰
衆皆踴躍
歎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令百官跪聽
歎曰
吾已於滻帝處索了詔命來矣

旗鼓猶在邊境干戈
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
王璽
紱領冀州牧
今使
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
宜乘文武紹熙前世
袁悼傷切丕奕世宣明
永保子
一人早世潜神

華歆謚事於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

建安二十五年春二月日

勞祇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　可不勉與

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

開之禮宜倘：

不得輒亦

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謚

領千兵大軍來到
[illegible]
忽報[illegible]
[illegible]
受大小官僚拜舞
[illegible]
百官並不敢言其非者
丕即日登位
[illegible]
丞相冀州牧
[illegible]
只得聽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爲魏王
[illegible]
帝懼其勢

莫能解此禍也

當以先言折之衆皆稱曰

臣素知鄢陵侯之所行非大夫

忽堦下一人應聲出曰

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

今捉兵遠來

平日性剛

遂問君臣曰深通武藝

國有能君

達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

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

達出城門

見爲諫議大夫

曹丕大喜就命賈達去說之

名達字梁道

出班奏者乃河東襄陵人也姓賈

曹子建七步成章

因何提兵至此使王上與羣臣相疑也

並無異心

遠曰既無異心

欲爲大逆之人耶

彰曰吾來奔喪

欲爲忠孝之人耶

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王位耶

行至宮門前邊

有也

問某何意

遠問彰曰

彰默然無語

爲延康元年
改建安
回鄢陵自守
將本部人馬盡交與曹丕
却說曹丕受了魏王
方始成服
丕令彰
彰拜辭而去
隻身入內拜見曹丕
兄弟二人相抱哭罷
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

不來奔喪
理當問罪
五從之
所有臨淄侯曹植蒲亭侯曹熊此二人坐視
鄢陵侯曹彰交割軍馬已赴本國去了
華歆曰
諡號武祖
葬曹操于高陵
大小官僚
華歆爲相國
封賞剛爲太尉

蔣植端坐不動
丁儀馬曰
與丁儀丁廙酣飲並不奔喪
丁儀王曰
丕令厚序葬
使命回報臨淄侯曹植
謚蕭懷王
蕭懷侯曹能懼罪自縊身死
忽一使回報
又差二使往二處問罪去訖

汝那廟堂之臣皆是肉眼愚夫
[illegible]
今王反不得其位
[illegible]
自有王者之大體
[illegible]
據吾主聰明冠世
[illegible]
便問罪於骨肉兄弟也
[illegible]
今王喪
[illegible]
被讒臣賊子所阻
[illegible]
昔日元王在時欲立吾主爲太子
[illegible]
且休胡說
[illegible]
下筆成章
[illegible]
未及句日
[illegible]

直入城中巴倉
ᠵᠢᠷᠬᠠᠨ ᠬᠣᠲᠠ ᠳᠤᠷᠤᠭᠰᠠᠨ ᠪᠠᠭᠴᠠ

武士將臣
ᠴᠡᠷᠮᠡᠨ ᠵᠠᠯᠭᠠᠭᠴᠢ ᠨᠠᠷ

郡先遇守關偏將被褚立斬
ᠨᠢᠭᠡᠨᠳᠡ ᠤᠷᠢᠳᠠᠷ ᠬᠠᠭᠠᠨ ᠳᠤᠰᠠᠯᠠᠭᠴᠢ ᠵᠠᠯᠭᠠᠭᠴᠢ ᠵᠠᠩᠭᠢᠨ ᠪᠠᠭᠴᠠ ᠬᠣᠲᠠᠯ

沛郡人乃親弟兄也當時支章之土
丁儀宇正禮
丁廙字敬禮
即下令旨將丁儀丁廙等盡皆誅之
鄴郡人見曹丕丕大怒
載於車上仍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解赴
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
逕到府堂只見曹植
無一人敢當鋒銳

益因留中之本故放肆也

平生嗜酒醉後疎狂

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曹植

平日放縱無行今當大事

汝可念同胞

急出救時已將心腹人殺了

聰得生擒了曹

植心驚膽顫

丕曰然

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王上勿廢子建乎

丕出偏殿不朝

母親

泣涙謝之

惟欲戒其性也

安肯造次廢之

丕曰愚兒深愛其才

亦瞋目也

共乳之情憐此一命吾至九泉

若不能即殺之
王工可召人以才試之
出口成章
必爲後患
歎曰人皆言子建
終非池中之物也
歎曰
子建懷才抱智
臣未深信
若果能則貶之以絕天下
若不早除

若果能則免一死
若不能
吾今令汝七步成章
汝倘仗文才安敢無禮
拜伏請罪
丕從之遂召子建入内
丕曰
昔先君在日
汝常恃文章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
以家法則兄弟
以國法則君臣

共詩已成詩曰
植行七步
以此畫爲題詩中不許犯着一牛鬬墻下一牛隆井死字樣
一牛隆井而亡
丕指而言曰
畫着兩隻牛鬬於土墻之下
是時殿上懸一水墨畫
願乞題目
則二罪俱罰
決不輕恕也
子建曰

此七步成章遲也

曹丕及羣臣皆驚

盛氣不泄畢

一肉臥士猶

一敵不俱

非是肉不如

相遇由山下欻起相搪突

兩肉齊道行

頭上帶兒骨

汝可應聲

丕又問曰

角牛

兒者似獨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其母卞氏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子建聽畢遂占小詩曰

以此爲題

丕曰　吾與汝乃兄弟也

而作詩一首否

子建曰願聞題目

位

拜辭上馬而去

法令一新威逼漢帝

於是貶子建爲安鄉侯

曹丕自卽魏王之

子建

無所不容也

何況骨肉之親乎

然則孤於天下

不慌忙離座而告曰

於殿後曰

兄何遽亲之甚也

國法不可廢也

次詣中原
孤欲先代東吳以雪孤之仇
東吳孫權拱手稱臣
曹丕僭稱王位威逼漢帝甚于其父
即與文武商議曰
曹操已死
王大驚
却說細作人成都
甚于其父
報與漢中王

可陞此二人爲郡守

不可急召　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

便差人召來　孔明諫曰

也　玄德曰　孤幾乎忘矣

實劉封孟達之悞　乞討此二人罪惡可

昨日送了關公父子之命

以涂塗炭生民之兇言未畢

審出此事郎引本部
被馬超巡視軍捉來見超
其人方出南門外
作書遣心腹人 報孟達
孟達甚厚
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
聽知此事急回家
然後擒之此爲上策
玄德從之
有彭羕與

羣曰
豈足道也
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爲外合
超又探曰　某懷怨心久矣
指而罵曰　老革慌悖
今日何薄也
羣乘酒醉
超以挑之曰
羣接入以酒待之酒至數巡
昔見漢中王待公甚厚
七卒來見彭羣

羣在獄中悔之無及

玄德大怒即令捉獲彭羕入獄拷問其情

細言其事

超辭了彭羕即將人 來見漢中王

超曰先生言當 來日再議

天下不足定也

某領川兵爲內應

僕因法孝直
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
來西
可與興業致治
其惟主公有王霸之器
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
孫權無道劉琮闇弱
書曰
孔明折封禪之

天之會
求君得君
不免凡庸
憂於罪罔得遵風雲激
建取益州之策公亦相慮明定即相然賞遂舉事焉
講王霸之義
僕於故州
其間遂得詣公陵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
自衒鬻
龐統拜

右手刎咽喉恩夫不爲也
左手據天下之圖
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
自求葙醢爲
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業一朝狂悖
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一盜竊茂才
志行名顯

主公眞未老也

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

倪失老語

不解主君之意意卒感激顚以被酒荷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扱江陽之論所以有怨望意者　不自度量

況僕頗別菽麥者哉

痛人心耳

出安與龍統共相誓約

孟起說之見也 但不分別其間

寧敢有他志哉

戮力王室前事操耳

欲使孟起

至於內外之言

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西伯九十寧有衰志

復何言哉　　貴使足下明蒙本意耳

濟其大猷　　天明地祇有靈

足下當世伊呂也

是我惰之將復誰怨

統不幸而死

僕敗以取禍

追名古人載勳竹帛

庶托足下末塵心于主公之業

之

彭羕死

久必生禍

立德即令獄內將彭羕誅

此人若何

孔明曰

啟奏漢中王立德狂士也

即入殿前

撫掌大笑

孔明看畢

問曰

彭羕首

行矣努力

自愛自愛

不能加害於公也」

眈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

孟達慌請上庸都尉申眈申儀弟兄二人商議

舉止失錯

忽使命至

達大驚

丕必重用

辭了漢中王

立心久矣

公可作一表

以遮其禍

却說孟達問申耽曰將軍

漢中王怒殺劉封

言孟達投魏之事

来奏漢中王呈上表章

使命持表回成都

立德大怒

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

達猛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

劉封聽知急追不止自回守

臣內無輔佐之器
今王朝以與英俊鱗集
臣猶在知況於君乎
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
假勢異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
追桓文之功
昭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
大事草創

兀臣早歸無元功臣勳
何則
欲潔去就之分也
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
咎犯謝罪
遂巡於河上
浮於五湖

每讀其書而親當其事益已傷絕
未嘗不感慨流涕
破齊而遁繞佞臣
樂毅
孟括佑境而被大刑
見疑於親
于背至忠見誅於君
昔申生至孝
早思遠恥
自繫於時猶慕前賢

不能若彼
悼臣之舉
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慈臣之
而復乞身自放於外
惟臣尋事
大臣失節
何者
荊州覆敗
百無一還
自致房陵上庸

安敢以文辭相戲耶

玄德看畢

大怒曰

匹夫叛吾

顧君王勉之

臣不勝惶惑之至

臣過奉敎於君子

無怨辭

敢謂非罪

臣每聞交絕惡聲去臣

入見劉琮勸降琮及左右皆流涕
左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
統面除之
若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
但統道劉封進兵
令二虎相殘
孔明曰不可絕
捨此國賊來
送與孔明曰
汝即起兵

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歸降

臣爲不救關公之危

達曰

汝此來莫非詐降乎

丕召入問曰

忽近臣奏曰

罰孟達來降

聚文武議事

來擒孟達

封受命奮然率兵

却說曹

今劉封亦來降也
達曰 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
取劉封首級前來
孤方准信
汝既是
便可去襄陽
不識
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
忽報
曹丕尚未准信

賫送劉封折開書視之
達卽修書一封遣舌辨之士
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
孟達到了襄陽
與二將禮畢
在此
去守襄陽樊城
二同收取上庸
夏侯尚徐晃
遂加孟達爲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

書曰

達致書於副將軍麾下

伏聞古之人有言

新不加舊

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

若乃權君謙士賢父慈親猶有

雖惡臣不能移之於君
亦有讒間其間
或有恩移
非骨肉好離親
伯奇皆其類也
白起孝已
親樂愛易
其所以然
種商

而被勢權
道路之人耳
親非骨肉
而猶如此
今足下與漢中王
衛攸棄寃楚建稟受形之氣
非親親乎
當闕立之正
故申生
勢利所加
改親爲仇
孝子不能變之於先者也

且小白出奔

衛仅從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

必爲太伯

從子與之言

如使申生

遠近相聞之人相爲寒心

有識之人

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

居則有副軍之號

而處上位

征則有偏任之威

禍亂之興作未嘗不由其立之間
疑生于外矣
慮定則心固
僕察漢中王
慮定于内
明尚夙達
夫智貴免禍
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重耳踰垣
入而爲霸

竊相爲危之　昔微子去殷

智果

尚可假息一時　足下失據而還

若大軍遂進　其發若踐機耳　今足下在遠

然則疑成　怨聞　恐左右必有以間于漢中王矣

私怨人情不能不見　也

自號爲大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
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
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
走而不
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
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
別族逆難背禍猶皆如斯

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

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

虛心側席

以德懷遠

不爲徒行也

今普丕新受禪命

不爲棄舊也

以正紀綱

北面而事君

詩有

易有

足下因宜此時早定良計

若二敵不平君無還期

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

大怒亦領兵出迎
次日引軍前來搦戰孟達知得扯書斬使
遂扯了書斬其使
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
此賊悞吾叔姪之義又間吾父子之親
劉封看畢
大怒曰
勿使狐突閉門不出宜早決焉

達大敗而走

拍馬輪刀直奔孟達

與禽獸何異耶

汝死已臨頭上

還自執迷不省

孟達亦罵曰

安敢陣前使間諜之計也

以刀指罵曰

背國反賊

兩陣對圓

封立馬於門旗下

城上亂箭射下
及至劉封到城下斗門
背後魏兵不分星夜趕来
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
夏侯尚右邊
封乘虛追殺
一聲喊處伏兵盡起左邊
乃徐晃也兩軍夾攻
二十徐里

軍旗上書右將軍徐晃
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 城後一
見城上旗魏旗
封立即不住只得奔還後面來
背後夏侯尚孟達 殺來
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反了魏也

有何面目敢見吾也

玄德怒曰辱子

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其事

到了成都

劉封部下只落百餘騎

晃乘勢追殺

封抵敵不住

封對曰

忽孔明入立德問曰
辱子如此
立德猶豫未決
被伊以利害說之致獲大罪
安可聽讒賊所阻也
汝須食人衣非土木之人
封泣而告曰
叔父之難非逆兒不救乃孟達之阻也
立德轉怒曰

斬使之事一奏稱又將扯毀的書信
衆皆將孟達說封扯書及劉封之事
又問隨封將士
推出斬之
立德遂令左右
今不除去此子極其剛强後必生禍於子孫也
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

殺之何足惜也作事業者
廢股肱矣
孔明曰欲嗣主久遠之計
玄德慟哭曰
孤一時造次
却早斬已獻首級于堦下
有此忠義之心也稟然可愛便教留人之時
吾見雖然剛强
玄德看畢急回心曰

孤兒至九泉之下必痛恨於孤矣

果有此危

劉封臨刑但云悔不聽孟達之言

文武聞之無不下淚

武士曰

忠義之人也

縱使他日殺孤之子

豈可生兒女之情耶

亡德泣曰

孤不忍今日

謙縣
大饗先塋
盡皆陞賞
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
自卽王位
將文武官僚
報讐雪恨
却說魏王曹丕
致染成病不能興兵
漢中王思想關公
更惜劉封

臨淄城麒麟出現
八月間報稱
石安縣鳳凰來儀
送殯於東門外以厚禮葬之
亭巳卒
丕掛孝
丕即是歲七月內大將軍
效漢高祖還沛之意
夏侯惇病危

陳矯 陳羣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皆來見

劉廙 辛毗 劉曄 尚書桓階

令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時有侍中

可安排受禪之禮

乖象乃魏當代漢也

文武百官商議曰

今上天

黃龍現於鄴郡

丕手下

廢獻帝曹丕篡漢

魏王曹丕

多官

來奏漢獻帝禪位於

當日華歆引文武

公等所見正合吾機

共言此事

相國華歆御史

大夫王朗

太尉賈詡

賈詡笑曰

望陛下效堯舜之道
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
越古超今
雖唐虞無以過此
伏視魏王自登位以來
仁及萬物
布德四方
却說賈詡華歆等引多官直入內殿來
奏獻帝曰

吾想高祖提三尺劍平秦
半晌無語覩百官而哭曰
臣等議定故來奏知
祖宗幸甚
生靈幸甚
帝大驚
則陛下安閒無憂矣
下合民意
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

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
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
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
大業等閒棄了
又無過惡
相傳四百年矣
滅楚
而創天下世統

言之難盡

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

明

夜觀乾象

魏國乾象極天際地

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慝不

許步又奏曰

臣等職掌司天

魏當代漢也

甘露下降

此是上天垂象

黃龍出現

嘉禾瑞草

乃論字也　兩日並光上下移

乃魏字也

言在東　午在西

鬼在邊　委相連

言在東　午在西

鬼在邊　委相連

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

兩日並光上下移

無可言　言在東

委相連當代漢

無德讓有德
昔日三皇五帝以德相讓
基業乎
華歆又曰
皆虛謬之事
願陛下察之
應受漢禪也
乃是昌字也

非陛下祖公傳繼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方歸於漢也
各相吞併有福者居之
天下伐之
後併入秦
春秋强霸
至於桀紂無道
三皇以後
各傳子孫

帝大笑入後殿而去

四百餘年

安有不敗之家

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

宜早退之

不可久疑

氣運已極不可自執而惹禍也

陛下漢朝相傳

自古以來有興

遲則生變矣

曹王后大怒曰 汝言吾兄爲篡國之賊
故令百官相逼 朕故不出
帝泣曰 汝兄欲篡漢室
曹皇后曰 今百官
請陛下設朝問政何相推也
帝怯懼不敢出 令宣百官入請獻帝
晒笑而退 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

汝爲蠶粉矣言訖　便要上車出殿

有何不可爲帝　若不得吾父兄

吾兄累有大功　汝即位三十餘年

尚且倚强奪劫秦朝天下　吾父掃清海內

一嗜酒匹夫無籍小輩後　汝高祖只是豐沛

旦夕蕭墻有禍非臣等不忠於陛下
歎曰陛下之意不以天下禪於魏
多有功臣子孫
免遭大禍
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
華歆曰陛下俟臣之言
帝大驚慌更衣出前殿

桀紂無道殘暴生靈
共伐陛下也
帝曰誰敢
陛下尚不知恩以報其德直欲令天下人
弑陛下者塞滿公庭矣
以致四海大亂
若非魏王
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
帝曰
欲
帝曰誰敢

王朗以目視

帝大驚拂袖而起

而居大位甚於殘暴之君也

歔大怒厲聲而言曰

天下之人誰忍伐之

三十餘年兢兢業業未嘗敢行半點非禮之事

故惹天下人伐之

朕自即位以來

符寶郎祖弼叱之曰

在此

洪扳劍索要玉璽

玉璽之官

符寶郎者

上殿屬聲問曰

忽然曹洪曹休二人帶劍

玉璽

符寶郎

符寶郎安在

許典

批住龍袍變色而言曰

但朝今日廢之
朕死于九泉之下
帝乃流涕出血嘆曰
祖宗天下
祖弼大禹不絕口而死
洪暘令武士提出斬之
帝顧謂
安得擅與哉
乃天子之寶

令華歆賫捧詔璽

帝哭聲不絕乃令桓楷陳羣草禪國之詔

陛下可急降詔

賈詡曰臣等安敢負陛下也

幸留殘喘以終天年

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

泣告羣臣曰

有何面目見先帝乎

炎精之數既終　行運在乎曹氏
今仰瞻天文
俯察民心
危而復存然
幸賴祖宗之靈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
開讀詔曰
直至魏王宮獻納
於是曹丕欣然而喜

而民播於無窮
朕義而慕焉
故唐堯不私於厥子
選賢與能
夫大道之行
天下爲公
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
今王久光耀明德
以應其期
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

可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人之謗也

丕遂從之急令王朗作表

王上不可輕也

曹丕聽畢便欲受之

無得辭焉

禪位與丞相魏王

請於盛世別求大賢
安敢奉命
德薄
後世稱之
臣才鮮
切以堯讓大位於賢巢由避跡
使臣聞知肝膽摧裂不知所措
伏惟陛下以垂世之詔禪無功之臣

華歆奏曰陛下欲效唐堯乎
帝曰
同顧羣臣曰
魏王謙遜如此之奈何
甚是驚疑
獻帝覽畢
不勝惶懼戰慄之至奉表以聞
謹納還璽綬待死闕下
以禮讓之庶免萬年之議論也

使張音持節奉璽并載二公主
以妻魏王乎
帝不得已遂復令桓楷草詔
陛下亦有二公主
何不效唐堯
後世稱爲大聖之德
爲禪位于舜堅辭不受遂以二女妻之
何謂也
歆曰 昔唐堯有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

續承前緒
清定區夏
奮揚神武芟夷克暴
至德光昭聲教
朕切爲漢
詔曰
逕入魏王宮曹丕開讀

加順靈祇紹天明命

有傳聖之義

而重華禪以帝位

漢承堯運

大禹有疏導之績

而放勳禪以天下

昔虞舜

被四海

天之曆數實在爾躬

風扇鬼區

十月
ᠠᠪᠤᠭᠠ ᠤᠨ ᠰᠠᠷ᠎ᠠ ᠳᠤ᠂

敬之哉　延康元年冬
ᠬᠦᠨᠳᠡᠯᠡᠪᠡᠷᠢ ᠪᠠᠶᠢᠴᠠᠭᠠᠭᠠᠷᠠᠢ᠂ ᠶᠠᠩᠭᠠᠨ ᠤᠨ ᠡᠬᠡᠨ ᠤᠨ ᠵᠢᠯ ᠳᠤ᠂

允執其中
ᠡᠷᠬᠢᠯᠡᠵᠤ ᠪᠠᠶᠢᠬᠤ ᠪᠤᠯᠪᠠᠯ᠂

萬國敬仰天威
ᠲᠡᠩᠭᠡᠷ ᠤᠨ ᠴᠢᠯᠠᠭᠤᠨ ᠢ ᠲᠡᠩᠭᠡᠷᠡᠯᠡᠵᠤ ᠪᠠᠶᠢᠬᠤ᠂

奉皇帝璽綬永爲人君
ᠬᠠᠭᠠᠨ ᠤ ᠲᠡᠮᠳᠡᠭ ᠢ ᠪᠠᠷᠢᠵᠤ ᠮᠡᠨᠳᠡᠯᠡᠭᠡᠳ ᠦᠵᠡᠭᠦᠯᠵᠤ ᠮᠠᠨᠭᠭᠠᠯ ᠤᠨ ᠡᠵᠡᠨ ᠪᠤᠯᠵᠤ᠂

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
ᠵᠠᠷᠯᠢᠭ ᠢᠶᠠᠨ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ᠠᠷᠠᠳ ᠤᠨ ᠡᠬᠡ ᠵᠠᠰᠠᠭᠴᠢ ᠴᠠᠩᠰᠠᠨ ᠵᠠᠩᠨᠢᠨ ᠳᠤ ᠪ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詔降二女
ᠬᠤᠭᠤᠨ ᠤ ᠬᠤᠶᠠᠷ ᠢ ᠤᠷᠤᠭᠤᠯᠵᠤ᠂

以嬪于魏
ᠸᠸᠢ ᠳᠤ ᠬᠠᠭᠤᠨ ᠪᠤᠯᠭᠠᠵᠤ᠂

四夷八方之人盡到臺下令天子
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
名受禪臺
賈詡曰 此事極易
賈固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
曹丕欣喜暗與賈詡曰 不能除篡逆之名也
孤但恐 雖一次有詔

華歆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

魏王無意

帝問羣臣曰

卿等若何

音同奏獻帝

即令張音捧同璽綬仍作表謙辭

可以絕智者之口也丕大喜

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

臺下集大小
當時獻帝詩
曹丕登臺受禪
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
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
乃遣太常院官
帝從之
即陛下子孫孫必蒙魏恩
集公卿庶民

惟清區夏
以保綏我宗廟
武拯茲難於四方
宇內顛覆賴武王神
大亂滋昏羣兇恣逆
降及朕躬
世失其序
惟歸有漢
舜亦以命禹
漢道陵遲
天命不於常

人神告徵
誕惟克采
昭爾考之弘烈
皇靈降瑞
恢文武之大業
今王欽承前緒
光于乃德
俾九服實受其賜
豈子一人獲乂

貢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

以肅承天命

君其祇順大禮

天祿永終

饗萬國

敬遜厥位

用率我唐典

欽曰

於戲

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華欲令獻帝跪在臺下　巨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既已交割天下
德者德之謂也　論父曹操爲太祖武德皇帝
武者威也
普救天下罪犯
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
國號大魏

獻帝命長沙王謝上馬而去

召不許入朝

不忍加害

封汝爲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宣

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禮今上仁慈

華歆按劍指帝曰

丕遂封帝爲山陽公

可令劉氏安置何地賈詡曰可以封爲公卿即日便行

漢中王成都稱帝

不驚倒於臺上

飛砂走石　臺上火燭盡皆吹滅

答謝天地　忽然

舜禹之事朕知之矣

傷感不已　丕與羣臣曰

臺下軍民夷狄大小人等見之

曹丕廢了漢獻帝自立爲大魏皇帝
自許都幸於洛陽
建宮室
其疾未痊
却排車駕
王朗封爲司空
大小官僚一一陞賞
將華歆封爲司徒
後病稍可
扶入宮中
方醒
數日後
却說文武救得曹丕下輦半晌

次年春三月
有襄陽人
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托與孔明
遥望許昌
孝愍皇帝者
祭之
諡曰孝愍皇帝之謂也乏德因此憂
每日痛哭令百官朝參
漢中五郡知大驚水食少進
於洛陽盡造宮殿調練人
馬

即受命于天既受永昌之謂也
受命于天既受永昌者
既受永昌

只見金光燦爛

嘉舉網捕之乃得一玉璽

瑞氣盤上篆八字受命于天

起一道紅光

忽見水底

姓張名嘉乃襄江漁翁也嘉夜間捕魚

成都西北角有黄氣

近有祥風

謙周曰

從空中旋下

光祿大夫譙周等大小公卿商議

重賞張嘉

卽請太傅許靖

孔明欣然而喜

遂密入成都到孔明府獻之

知漢中王仁德布於天下

請漢中王卽位上表曰

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來

乃天賜也

更復何疑焉

今得玉璽

以繼漢統

此所應漢中王當卽帝位

帝星見于四川之地煌煌如月

沖霄而起

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

咸思劉氏

海內惶惶靡所式仰

今上無天子

劫迫忠良酷烈無道

篡弑滛漢據神器

近者曹丕

臣竊等言

易乾九五飛龍在天
則黃龍現者
君之象也
德至淵泉
孝經援神器曰
九日乃去
聞黃龍現武陽赤水
圖讖明徵
咸稱述符瑞

亦與於漢中也

王襲先帝軌跡

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

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

璽潛漢淵泉伏於淵泉

近有襄陽張嘉特送玉璽

大王當登帝位也

二祖受命圖書
白魚之瑞咸曰休哉
非人力所致
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
明大王承其下流
聖由襄陽漢水之末
今天子聖神光先現

昔日有赤烏
瑞命符應

神武在躬
仁覆德積
聖姿碩茂
本支百世乾祇降祚
大王出自景皇帝中山
靖王之胄
孔子讖記咸悉俱至
羣儒英俊並進河洛
先着以爲徵應
今上天告祥

漢中王覽畢
ᠬᠠᠨᠠᠨ ᠸᠠᠩ ᠵᠠᠩᠭᠢᠨ ᠤᠨᠢᠰ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ᠪᠢᠴᠢᠭ ᠢ ᠦᠵᠡᠵᠦ

天下幸甚
ᠳᠡᠯᠡᠬᠡᠢ ᠳᠤᠤ ᠠᠰᠠᠭᠤᠳᠠᠯ ᠲᠠᠢ ᠪᠠᠶᠢᠨ ᠠ

宜卽帝位以繼二祖
ᠵᠣᠬᠢᠰᠠᠬᠤ ᠶᠡᠬᠡ ᠬᠠᠭᠠᠨ ᠤ ᠰᠠᠨᠠᠯ ᠢ ᠪᠠᠳᠤᠯᠠᠨ ᠬᠤᠶᠠᠷ ᠤᠭᠤᠭ ᠤᠨ ᠬᠣᠢᠨᠠ ᠶᠡᠬᠡ ᠬᠠᠭᠠᠨ ᠤ ᠰᠠᠨᠠᠯ ᠢ ᠪᠠᠳᠤᠯᠠᠨ ᠬᠤᠶᠠᠷ ᠤᠭᠤᠭ ᠤᠨ ᠬᠣᠢᠨᠠ

神名之表名諱昭著
ᠪᠤᠰᠤᠳ ᠤᠨ ᠨᠡᠷ ᠢᠶᠡᠨ ᠬᠡᠯᠪᠡᠷᠢ ᠳᠡᠭᠡᠭᠡᠳᠦ ᠪᠢᠴᠢᠭᠰᠡᠨ ᠪᠤᠰᠤᠳ ᠤᠨ ᠨᠡᠷ ᠢᠶᠡᠨ ᠬᠡᠯᠪᠡᠷᠢ ᠳᠡᠭᠡᠭᠡᠳᠦ ᠪᠢᠴᠢᠭᠰᠡᠨ

啟發緯讖
ᠭᠠᠷᠤᠯ ᠤᠨ ᠨᠤᠭᠤᠳ ᠢ ᠨᠡᠭᠡᠭᠡᠵᠦ ᠪᠤᠯᠭᠠᠵᠤ ᠪᠢᠴᠢᠭᠰᠡᠨ ᠪᠤᠰᠤᠳ ᠤᠨ ᠨᠡᠷ ᠢᠶᠡᠨ ᠬᠡᠯᠪᠡᠷᠢ ᠳᠡᠭᠡᠭᠡᠳᠦ ᠪᠢᠴᠢᠭᠰᠡᠨ

圖
ᠵᠢᠷᠤᠭ

是以四海歸心焉
ᠲᠡᠭᠦᠨ ᠦ ᠳᠥᠷᠪᠡᠨ ᠲᠡᠯᠢ ᠶᠢᠨ ᠲᠡᠩᠭᠢᠰ ᠤᠨ ᠲᠥᠪ ᠲᠡᠭᠦᠨ ᠦ ᠳᠥᠷᠪᠡᠨ ᠲᠡᠯᠢ ᠶᠢᠨ ᠲᠡᠩᠭᠢᠰ ᠤᠨ ᠲᠥᠪ

愛人好士
ᠬᠦᠮᠦᠨ ᠢ ᠬᠠᠢᠷᠯᠠᠵᠤ ᠡᠷᠳᠡᠮᠲᠡᠨ ᠢ ᠬᠤᠷᠢᠶᠠᠵᠤ ᠬᠦᠮᠦᠨ ᠢ ᠬᠠᠢᠷᠯᠠᠵᠤ ᠡᠷᠳᠡᠮᠲᠡᠨ ᠢ ᠬᠤᠷᠢᠶᠠᠵᠤ

大驚曰
ᠶᠡᠬᠡ ᠪᠠᠶᠢᠴᠤᠯ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ᠤ ᠰᠠᠨᠠᠯ ᠢ ᠪᠠᠳᠤᠯᠠᠨ ᠬᠤᠶᠠᠷ ᠤᠭᠤᠭ ᠤᠨ ᠬᠣᠢᠨᠠ ᠶᠡᠬᠡ ᠬᠠᠭᠠᠨ ᠤ ᠰᠠᠨᠠᠯ ᠢ ᠪᠠᠳᠤᠯᠠᠨ ᠬᠤᠶᠠᠷ ᠤᠭᠤᠭ ᠤᠨ ᠬᠣᠢᠨᠠ

孔明又引多官入朝

三日後

衆官皆散

孔明曰非也

曹丕竪子尚且自立

漢王

漢中王勃然變色曰

孤豈效逆賊之所爲耶

何況王上乃漢室之苗裔乎

弗袖而起入於後宮

卿等欲陷孤爲不忠不孝之人耶

願王上察之　漢中王曰
孤雖是景帝之孫
今若不行是失民望矣
皆欲王上爲君與漢帝雪恨
今兩川之民
而興師討逆是不忠不孝也
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弒　王
出衆皆拜伏於前
許靖奏曰

孔明設計與多官曰如此如此
若諫數次
漢中王堅執不從
卿等勿令孤受萬載之罵名孔明
孤願寧死不爲不忠不孝之人
今立爲帝
是篡弒也
於普天之率土之濱並不曾有半分德澤以布萬民
實乃涿郡一村夫

孔明托病重瞑目不答
漢中王
所憂何也
孔明答曰
漢中王曰軍師
憂心如焚
軍師所感何疾
漢中王
孔明托病不出
漢中王
連問數次
命不久矣
孔明答曰
憂心如焚
軍師所感何疾
漢中王
聞知孔明病篤親到府中
直入臥榻邊問曰

不想主公堅執不肯
皆欲主上爲君共圖曾祿光顯祖宗
今主上所有文武官僚數百餘員
今主公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也
言聽計從
得遇主公相隨至今
再三請問
孔明喟然嘆曰臣自出茅廬之中

則事不成
古人云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恐天下人議論也
今主公名正
臣安得不憂乎
漢中王曰
吾非推阻
兩川休也
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
多官皆有怨心
不久必盡散矣

以受大禮

王上既允便請擇日

外面文武皆入拜伏於地曰

行之未遲

孔明將屏風一擊

待軍師病痊

反受其咎

有何不可

豈不聞與弗取

言順

大司馬殿純　偏將軍張裔　少府
何曾　學士尹默　司業譙周　祭酒
頓忠　光祿卿黃權　太常卿
勸學從事張爽
治中從事楊洪
陽泉侯劉豹　別駕從事趙祚　青衣侯尚寨
許靖　安漢將軍糜竺

掌禮築臺於成都之南迎請漢中王

孔明便差諫議郎孟光 博士許慈

便可築臺 送漢中王還宮

大事既定

皆卿等也 孔明奮然而起曰

秦宓 漢中王曰 陌孤受萬代之罵名

王謎 昭文博士伊籍 從事郎中

漢有天下曆數無疆
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
二十日丁巳皇帝備
謹周在壇上
高聲朗讀祭文曰
登壇致祭

ᠠᠯᠪᠠᠳᠤ ᠵᠠᠰᠠᠭ ᠶᠡᠬᠡ ᠪᠠᠢᠵᠢᠨ ᠤ ᠡᠵᠡᠨ ᠲᠠᠢᠯᠪᠤᠷᠢᠯᠠᠪᠠ᠃

ᠡᠮᠦᠨᠡᠬᠢ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ᠤ ᠬᠠᠮᠤᠭ ᠤᠨ ᠵᠠᠰᠠᠭ ᠲᠤ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ᠵᠠᠯᠭᠠᠭᠴᠢ ᠨᠠᠷ ᠢ ᠪᠠ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ᠢ ᠲᠠᠨᠢᠭᠯᠠ

率土式望
祖業不可以久替
四海不可以無主
天命不可以不答
外及蠻夷君長
僉曰
備雖無德
卹行天罰
耶律天禄
備宜修之
武二社

洪中土受了主盟
永垂不朽
惟神饗祚於漢家
登壇以受皇帝璽綬
四面讓之曰
詩書元日與百僚
又懼漢室將浪於地
在備一人

文武多官皆呼萬歲

復何讓焉

宜即正位

既已祭告天神

況是大漢宗派

昭于天下

主上平定四海功德

詔於有才德者受之

備無才德

兩川軍民無不欣躍

大赦天下

大小官僚一陞賞

封諸葛亮爲丞相

三子劉理爲梁王

長子劉禪爲太子

次子劉永爲魯王

立吳氏爲皇后

改元章武元年國號大蜀

此譬誓不共天地同日月也

被東吳孫權所害

今不幸二弟關公

誓同生死

朕与桃園與關張結義

文武百官拜毕列侍

次日

先主設朝

以祭關公乃雪此恨是朕之願也

剪伐東吳

生擒逆賊

起傾國之兵

若不與

誓不甘心

皆賴卿等扶持

今朕已卽帝位